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祖匡胤居潛與太宗及趙普遊長安遇陳摶摶下驟大笑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相從市飲摶耽睨普甚久徐曰也得也得普脚跛偶坐席右摶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輙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左建隆庚申受禪與摶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至理宗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至元朝延祐庚申而至正帝生帝實少帝㬎子也

太祖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帝所不喜其人請帝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帝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矣

太祖采聽明遠有聞者自蜀還上問劒外有何事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

來伐也

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

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

能因誦其詩秋月篇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

不道也鉉內不服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

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

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

大驚殿上稱壽

太祖一月小宴顧李主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亦何足尚耶侍臣莫不嘆服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用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

食器賜之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齋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後唐時舉進士建隆初拜相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釅醋即可作宰相陶穀草制有曰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于太祖太祖由是惡穀

漢乾祐末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暑甚公所執扇偶題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怪陋前揖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悯然久之後至神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具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仕周因首定刑統

陶穀字秀實唐彥謙孫避石晉諱改陶自號金鑾否人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换眼吏

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五萬安第二眼穀不應吏乃安第三眼既覺眼色深碧道士陳紫陽相之曰貴人骨氣可惜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石晉時陶穀爲學士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袒揮𢷬未須臾守使促召左右急報裹頭巾穀嘆曰阿㑮祇𠨁中欠此圍頭債天使於禁林嚴禁地還之也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李言熙載曰陶奉使非

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釵擁篲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陶尚書奉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盥匜及旦

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獬戳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穀爲筍効傳休奕作墓誌曰邊幼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太祖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吾聞翰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爲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惡其怨望遂决意不用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蟚蚏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蠏不如

一蠏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馔來者穀一語不答

陶穀奉使吴越日作詩二十韻以獻俶有云此生頭已白無分㩗王門及還過浙西其鎮帥宴之置大金鍾爲侑爵穀因詐病留驛帥遣人問所欲穀曰願得金鍾耳帥益十具以贈穀謝之以詩云乞得金鍾病眼明旣出境乃更題郵壁以

爲井、蛙、莫、恃重、溟、險、塞、馬、曾、嘶、九、曲、濱、穀性貪鄙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才終日不耗穀見而異之竟取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耐投於地石彈破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陶穀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穀甚愛之穀嘗著論曰蘆之為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陵、改、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游士藻爲晉王記室陶穀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穀曰好改作飣字便是一句詩士游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違學士可乎

陶學士家有魚英酒琖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沉香水積飯入盌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翰林甑裏薰香琖中游妓眞可謂好事矣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

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麄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太尉名進其人魯戇書過市見縛拘欄者問誦同言優者調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又寫眞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太蟲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耶又羅衛見其子裸跪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大夫人被縛太尉自裸體命左右縛於兒旁母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喫我兒我我束你兒又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胡嵩飛龍磵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

卦不夜侯陶穀愛其新奇令猶子彝倣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凉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僊彝時年十二

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中流潛聞令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太宗朝與扈蒙以羣書編類賜名太平御覽子宗諤孫昭述三世學士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内醞兵部李相濤好滑稽嘗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於班行呼其名字云唐人在處侍下雖官高皆稱小字濤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月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咸以爲有兩李濤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四回朝上帝

御樸三度納降王盖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
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
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
京執玉祀天者凡四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
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當時羣臣皆進
歌辭而公最爲首出無能過云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
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七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上聞之遽與曰朕不及朕不及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以京官帶職赴内宴閤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爲例

郭忠恕字恕先七歲能屬文周時舉童子科尤善圖畫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

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窩人于大怒與郭逐絶世謂忠恕盖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摶會於華山盖亦仙去矣

聶崇義善禮學建隆初上三禮新圖遷國子博士郭忠恕時為國子主簿戲詠其姓云近貴全為瞶攀龍即似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聽崇義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謂忠恕也

曹翰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舁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杠羅漢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韈金綫絲韈朝士有托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曹翰伐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

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悅爲遷數官 初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狀封故衣一包質千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陣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李巽

宋初循襲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王嗣宗字希阮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上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爲狀元

王嗣宗爲泰山司理有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

尋水竹渭南村郤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黄斗數子孫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能爲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相傳祠親享杯盤盂神座下有穴藏羣狐狐自穴出享肴醴嗣宗得其實鞭廟祝背縱火焚穴殺百餘狐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嗣宗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恃朝廷尊禮驕倨特甚嗣宗內不平一日放召

其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以手批其頰遂極蹤處士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渭北妖狐窟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榮矣

僧贊寧 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博記徐鉉王禹偁嘗就學焉太宗時誤借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但生時正得天貫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塋過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襁藉徘徊方去

宋初徵贊寧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

雋敏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安鴻漸素滑稽凌侍郎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敎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僧卒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鈎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柳開守維揚後園遇陰雨即青歛夕起觸近則散贇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贈詩田空門今日見張華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

外夜則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
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以問贊寧贊
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
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嵐石落海岸得
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
館書目果見於六
朝舊本書中載之

丁文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
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
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

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杲射亦書四句云蘤蘤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銜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宿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宗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

帝旣輔藝祖創業垂統曁登位尤畱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

呂端叅知政事帝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雍熙初帝召輔臣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曲宴賦詩自此始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與賈黄中宋白李至蘇易簡同拜學士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三拜相卒謚文穆

呂蒙正微時嘗與溫仲舒又一友人讀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有詩曰八灘風起浪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鈎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及太平初唱第呂果爲狀元溫亦中甲科其一友人隨拂衣歸隱後呂大用太宗問與誰爲友呂即舉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及呂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

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後歸隣叟盡垂新白髮故人猶着舊麻衣洛陽謗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

呂蒙正父龜圖好内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淪躓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窰中自嘆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鴟吻詩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撞

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窑內時呂微時渴睡漢饒瓜亭及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洛陽有破窑遺址

張齊賢太祖時布衣獻策呂蒙正牓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太宗乃一牓盡賜及第

張齊賢罷相歸洛得裴晉公午橋庄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携觴游釣牓于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

頭心巳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時鄭文寶一聯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齊賢極喜之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蜀四狀元之一與呂蒙正同入翰林上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後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强仕而卒

蘇易簡登第時宋尚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而蘇相繼入院主文宋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窗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太宗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作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

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瑰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與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蓆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礎也飛雲湧霞膰膳膫也剝鯨腊鵬代鸛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濱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太宗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羹黎含糗之說因問易簡食品稱珍何者爲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心知虀汁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有虀盎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飲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氷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胡旦 字周父有硯可數尺鏡其窮曰求胡胡旦作春秋硯

胡旦有俊才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爲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鴈題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興國三年試不定而成功賦魁天下

初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

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吕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梁顥字太素景德初以翰林知開封府卒

雍熈二年梁顥試庭燎賦進士第一人時年八十二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有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

熙二載始成名從教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
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知
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
使陳儀賓儼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
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分方歸金
吾吏遂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
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賓半

夜

眞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顥子也師德狀元華子也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牓狀元俱是狀元兒本朝人物熙熙盛風虎雲龍會遇時

梁固直史館卒時年纔三十三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

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官亦不達

王禹偁字元之少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磨家畢文簡公士安為州從事元之適代父輸麪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

罷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

畢文簡與太守賞白蓮因言王元之能詩太守召至即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守歎曰天授也

眞宗嘗遊禁中見王元之倚宮木若吟咏者命宮

使丞探之果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官赴宴
追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元之首
進一絕云王母庭中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
誰家巧婦殘針線一撮生紅熨不開上稱賞謂
為眞才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
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
王元之責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

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

錢

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賦一絶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常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

不復易

唐名妓貞娘墓在虎丘劍池西往來遊士多著篇詠王元之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消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塚空崔嵬惟有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爲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墓題詠甚

多有衆于詳彥良題一絶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貞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閣筆

錢塘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孫何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王禹偁延譽嘗言丁謂與孫何便可白衣修撰弟僅與何齊名

孫何孫僅並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

王元之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僅亦中甲科第一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顔憶得詩稱小狀元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鶺鴒原

羅處約 字思純

羅處約知吳縣與王禹偁唱和日賦五題太宗召至京自命題試之除著作郎蘇州童子劉少逸嘗與聯句處約曰日移竹影侵棊局少逸應聲

日風送花香入酒樽

姚鉉

淳化中春日苑中釣魚小宴姚鉉詩先成有花枝冷濺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之句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人至道九老之一

楊徽之有詩名太宗召見因盡索所著且獻詩稱謝卒章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帝選集中十聯書於御屏故梁周翰詩云誰似金華楊處士十聯詩在御屏中

楊朴 字契玄玄 鄭州也

楊朴善為詩少時嘗與畢相士安同斈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簑衣詩云軟綠柔藍着勝衣倚船吟釣正相宜蒹葭影裏和煙臥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乱堆漁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〻博換伊帝大稱賞除官不受

聽歸山朴又有拄杖詩就客飲時擕酒去見魚遊處撈萍渭亦佳

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眞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蘇東坡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王夫人曰獨不能如楊朴處士

妻作詩送我乎王夫人不覺失笑東坡乃云

潘閬字逍遥錢塘人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散厚暇則放懷湖山隨意吟咏人目為謫仙云

潘閬字桐廬歸錢塘有詩云久客見華髪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祖無擇以為不減劉長卿又夏日宿西禪院詩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

潤連雲石，牕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蘇子瞻深喜之（閒寄張乖崖有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黄河到底清張亦一稱賞）

潘閬嘗作憶餘杭一闋云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漁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極愛此詞書於玉堂後壁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

誅乃變姓名僧服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鐘樓落句云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潘閬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峰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好事者畫爲圖魏野時居陝贈詩云昔賢放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如從此華山圖

繪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潛閬最後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遥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曰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鎭長在驅雷叱電趕出這老怪景德初眞宗赦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於泗上初閬在錢塘與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囊其骨歸葬焉洞字洞天咸平三年進士時無妻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閨中妻嘗作酒歌數百

言

僧惠崇淮南人至道間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時有集號九僧詩惠崇其一也

惠崇詩有劔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弟子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嘗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

門倒也秀才得、無、諸、沙、門、鳥、耶、許洞嘗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露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時有謙明亦能詩不在九僧之列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一句云清光何處無

寇萊公嘗延憲崇於池亭分題爲詩公探得池上柳青字韻崇探得池上鷺明字韻日午至晡崇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遂誦云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暴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

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

四壓不倒不如且已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張詠字復之帥蜀日選一小女浣滌紉縫張悅其人中夜心動厲聲自呼曰張詠小人不可予娶王禹偁女凡奏疏皆王代爲之

張公詠布衣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及別希夷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登第後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

住山林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張乖崖爲崇陽令有吏盜庫中錢一文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乃杖我耶若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

張乖崖帥蜀有錄事叅軍老病廢事公曰胡不歸

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耶遂慰薦之

張乖崖少與傅霖同學開寶中與傅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鄰療瘧者皆不發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作詩寄之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袪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傅每發

家書必先夢故云
張乖崖又有詩寄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
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
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子將去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
知之後一月公卒

張乖崖謁陳希夷希夷贈以詩一絶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意後乖崖更鎮杭益晩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公去蜀日曾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策遂設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爲之立祠云

寇準字平仲少時愛飛鷹走狗其母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輒

哭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冠巴東呼之于植雙栢於庭名冠公栢後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以掛紙錢踰月視之竹盡生筍人號相公竹因立廟號竹林冠公祠公無子後贈萊國公

冠平仲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其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冠時年十九或勸其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

入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寇遽服地黃兼餌蘆菔反之未幾髭髮皓白既爲相丁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羹染寇鬚丁起拂之寇正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慚陰刺以詩曰少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感上聞餌藥變鬚求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由此有隙

寇準爲巴東令日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

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矣

寇萊公在中書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者楊大年云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以爲的對

向文簡敏中寇忠愍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與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酬之曰九萬鵬霄

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寇平仲生辰爲七月十四日魏仲先獻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贈詩云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至賜宴兩府歷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仲先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萊公不悅後二年南遷每

題前詩於壁日吟哦之

冠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

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

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聞之

遂以林下之語公爲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

之

寇忠愍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至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公嘆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時丁謂馮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公崖州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萊公有妾蒨桃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

賞綾綺不賞蒨桃獻詩二絶諷之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尋貶嶺南道經杭州蒨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瘞我於天竺山下（今墓在下天竺）公驚哀不已蒨桃曰相公宜

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準壽

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驂在鄧州為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

王曾字孝先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封沂國公楊億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公在閣下日楊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果然曾廷試時已有盛名李流爲相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王曾後日當爲公輔是時蒙正家亦求姻曾聞流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

曾省試有敎無類賦盛行於世其警句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輕薄子擬作云栢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

宋制立春日悉剪綵爲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綵燕迎春入鬢飛輕寒未放縷金衣又立春日貼宜春字于門沂公皇帝閤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裡寶字帖宜

春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 廸連掇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沂公嘗有詩寄文定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薦更。

朱昂 字舉之少篤學先是有朱遵度者謂之朱萬卷人因目昂爲小萬卷自號退叟有二亭曰知止曰幽棲卒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眞宗初梁周翰始加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億朱昂同在禁掖

楊未及蒲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朱昂聞之背面揺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與億死不及五十

眞宗朝朱昂以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眞宗寵詔留候秋凉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凉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昂賦詩有云濃朝綬祿猶强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時爲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

皆年八十人覽瀆宮二跡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嘗作玉山令嵗懷玉山神來訪覺而生億文章中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出輒粘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年三十七爲翰林學士晝寢玉堂忽夢懷玉山神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驚曰得非數乎許添否山神命筆一點爲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大年生數歲不能言一日其父抱至後園語之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大年忽發聲應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一說家人携大年登樓忽自語因戲問汝

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

太宗朝建州送楊大年入闕時方十一歲中書令賦喜朝京闕詩頃刻而成有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及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楊大年初爲光祿丞不得與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貽諸館閣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太宗聞

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楊大年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

楊大年在館閣讀書適占城進獅子公進詩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帝大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

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公在翰林日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公作色拂衣入曰丕休哉公果知貢舉凡程文用丕休哉皆中選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

君房為之張退食多潜飲內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令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帝召放為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自號雲溪醉叟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按風俗通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

爲郭禿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宋初自西崑體與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楊大年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眞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幷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俟晉公門方伏拜而髯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撇地楊起仉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丁嘿然

仁宗朝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瑶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帝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錢惟演字師聖祥符天禧中與劉筠有變詩格與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嘗內宴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撏扯去矣人以爲笑

錢惟演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句曰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俶深器之嘗自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書名爲恨云 惟演子暄暄子景臻景臻子忱愐宋朝父子建節者十三家景臻父子其一也兄弟建節者七家錢忱錢愐其一也

錢思公暮年作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　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

劉筠字子儀畫李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極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為終身記耳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滚也未衆曰已滚筠曰僉曰鯀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千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千聞者大笑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逕過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王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夫人悍妬欲置姬侍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億戲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爲恨卒無嗣

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其門客王欽若王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

王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皤髮矣欽若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

家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云甞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賔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謂字公言天僖間拜相自以爲令威後故好鶴人呼爲鶴相後貶竄共十五年髭

鬚無斑白者人服其量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爲異人

丁謂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因與詩曰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更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

復何言

丁相少時好蹴踘賦長韻有聯云鷹鶻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蹴工柳三欲見公無由會公蹴後園毬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載毬以見公出肅拜者三每拜毬起伏於背膂幞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緍伍環公笑曰枋下新婚京國富室

豈無半千貨物耶擺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鬬朱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行已兆於此洪崖錢監名

眞宗朝內苑賞花釣魚御釣不食晉公有詩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帝大喜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對曰斗直三百上問故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子美詩可謂一代之史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絶倒在崖賦詩近百篇號知

命集有句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丁晋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陳彭年 以文章遭遇久居清秘人譽其官御爲一條水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預選潛入其第會彭年未出於几上得黃敕題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救入奏章聖置而不問

中國長公主爲尼詔兩禁送至寺賜齋傳旨令各

賦詩陳彭年賦瑞鷓鴣詞曰晝出花鈿散寶津

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

不染身貝葉乍翻疑錦軸梵聲纔學誤梁塵從

玆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鮑當 眞宗朝進士

鮑當善爲詩及第後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

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

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

嗟貴自是遊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孫冕天禧中直史館

孫冕在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及期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

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賢之云云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賓語括蘇孫太宗也須抖擻老精神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朝學士）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馬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敕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

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句脚俱縮一字傳以爲笑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世以爲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 曼卿詩有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厥明酒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稾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不數日演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

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生陳具于閣器皿餚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

生棒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棒硯

一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棒硯得全牛

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占絶句以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

便宜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嘗乘馬出街御者失鞚馬驚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魏野字仲先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兎因有娠居陝東郊鑿土袁丈曰樂天洞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跨白驢號草堂居士

魏仲先少未知名常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郡幕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真宗祀汾陰聞魏仲先名遣中使召之仲先題詩壁間遁去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

魚吞墨亭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亦有幽致又令圖之

王丞相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仲先令山童持詩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於上前求退遂得謝

寇萊公鎮洛凡三邀野不至暇日以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懽將别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當爲山家之寶乃謝以詩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

寇萊公與陝日與魏野同遊僧寺覩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輙以紅袖拂之野顧公

笑徐詠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但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野野贈之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坐客大發一噱

魏仲先子閑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元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枚

林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亾草自青

林君復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林洪著家山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遂不娶爾

逋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遊湖上諸僧寺家蓄二鶴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所歸卒塟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

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爲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嘗傲視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獮猴豪民送物鵞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